

外，考察開會，蜚聲友邦。公餘不忘母校，連繫同學，熱心會務。先後工作歷四十年，至民國六十二年依法退休。

舍弟幼而穎悟，長而勤勞，在家父愛教兼施之下，知禮守法，苦讀勤公，七十年來，未有改易。事親孝，兄弟睦，交友誠，處事謹，幼雖剛強，長有成就，弟兄五人，親如一體，相敬相愛，各有所成。弟媳孟玫，持家有道，雍容大方，不幸先逝，二子致臬、致福，畢業臺大，遊學美國，皆攻技術，學俱有成，二媳麗琴、育珊，系出名門，克盡孝道，孫男女其康、其儷，聰穎伶俐，均已就學，家庭圓滿，頗娛老境。

舍弟生性豪放，交遊廣大，退休來美，知雨衆多，杯酒聯歡，閑話往事，偶亦手談，適可而止，方期頤養天年，坐享兒孫之福，仍擬應召返國，再圖爲國効力，不意臨行體檢，發現絕症，兩施刀圭，終難迴天，臨終苦念手足，以交通不便，趕到已隔人天，撫體痛哭，安臥未應，七十年弟兄，終於分手，懷念手足，傷感曷極，兄弟五人，僅留奇數，人天遠隔，永難再見，悲思莽年，痛感愈深，值茲週年，書誌哀思。



一九七〇年雙親相偕來美遊覽，全家赴尼加拉瀑布前，於紐約水牛城與大伯父合影
——錢致臬珍藏

我的父親——

一位永遠活在我心中的人

錢致臬

「克勤克儉，唯忍唯讓」。這是爸爸給我們的家訓。每次當我想起爸爸時，這八個字就會很自然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響起在我的耳際。我以為這句訓示的前面四個字，是教我們治家爲人之道，而後面的那四個字，似乎是專門給我的修身養性的指南，因爲我的個性比較急躁，而且喜抱不平，古人說：「知子莫若父」，我是深深地能領會的，因爲我一直都認爲爸爸是一位知我最深的人。

在我這一生裡，我再也忘不了去年十月十二日晚上到十三日清晨所發生的事情；那天正是爸爸由此間醫院轉去德魯斯城聖路克醫院的第六天，麗琴那時已休學住在德城陪侍爸爸接受新發明的強力營養劑的靜脈注射，以期能早日恢復體力，可以施行手術打通胃與十二指腸間因潰瘍而發生的阻塞，俾能早日恢復爸爸的健康。大家那時對爸爸病情的發展都認爲是絕處逢生，充滿了希望。而我則在七日那天清晨，與麗琴一同送爸爸進了聖路克醫院的六二〇號病房後，留在醫院中陪侍了一天，至八日那天傍晚，辭別了爸爸，並講好了我下星期六（十四日）再來醫院，希望那時情況已經大好。而爸爸自己也充滿了信心，叫我回去後安心工作。父子間就這樣分了手，誰又料到這次的「暫別」竟會成了永訣？我當時的打算是想每星期五下班後就趕去德城，星期天傍晚再回去，把餘下的假期留在醫生爲爸爸動手術時再用。自認一切都計劃得很週密，也絕未想到會有什麼意外發生。從我返回工作的第二天開始，我每天至少都有一次電話給麗琴，詳詢

爸爸的近況，可是得到的回答總是體力恢復得很慢，每天都是睡時多，醒時少。據醫生說，這似乎是恢復過程中必然的現象，所以我也很放心。在十一日那天，爸爸的雙腿忽然可以自由移動了，這個好消息足足令我興奮了好半天。奇怪的是在十二日那天下午起，我忽然地有點煩躁不安起來，下班返家，感到有點胃痛，草草弄了點晚飯吃，好容易熬到了九時，那時醫院應該已「清場」了一個小時，而麗琴也應吃了晚飯回到她租賃的房間了，就急不及待地去了個電話，她告訴我爸爸情況依舊，睡眠的時間很長，而且今夜因找不到好的特別護士，爸爸的意思認為今夜就不必請了。掛上了電話，想早點睡覺，可是胃痛越來越厲害，翻來翻去，始終無法成寐，反而思潮不斷，心神恍惚，也不知是否十三日星期五的洋迷信在我心中作祟，吃了鎮定劑也還是定不下來。正在這時，電話鈴忽然大響，我心知不妙，立刻接聽，果然那邊傳來了麗琴帶哭的聲音說：「剛才醫院來通知，爸爸已在十二時一刻左右走了」，我聽了驚得跳了起來，反覆連問了幾次，才知道自己沒有聽錯，趕緊與致福通了電話，又為爸爸的後事作了些必要的安排，然後飛赴辦公室，留下了字條給秘書小姐，就急急跳上了車，向德城飛馳，那時已是十三日清晨二時半了。明州的十月，天氣早已轉涼，沿途時逢薄霧，我處身此景，一直在希望自己正在做着惡夢，如能在醒來時發現一切不過是一場虛驚，又該多好？可是當我到達了德城，會合了麗琴趕去醫院時，親眼見到爸爸已安詳地躺在醫院的「小教堂」內，旁邊兩枝蠟燭在靜靜地發着光，才知道殘酷的事實畢竟已經發生了，惡夢終於成了真，從此我再也得不到爸爸對我們的那種慈祥與關切，再也看不到爸爸在遇到知友時那種意興飛揚的神態，也聽不到那充滿諧趣的笑談了。心中一酸，不由跪下哭倒在爸爸床前，從此，我雙親盡失，今生再也無法享受到那如春暉般的親恩與慈愛了。

從我剛有記憶時開始，爸爸就是我的偶像，也是一位我最敬畏的人。

因為我是家中的長子，爸媽望我成龍心切，因此對我管教也特別的嚴厲，又因我個性較倔強，所以挨打受罰的機會也特別多。在一九三八年，我三足歲時，爸爸奉派去福建省運輸公司，擔任業務課長之職，這是在我的記憶中爸爸第一次離家遠行。（其實在此以前，爸爸供職京滬、滬杭鐵路，抗戰軍興時，長時都在前線搶辦軍運，在家時很少，只是當時我年紀太小，記不得而已。），不久，媽媽就帶了我與弟弟，同來福建團聚，記得我們先在建陽住了一段時間，後來就搬到了南平。那時日寇肆虐，每日空襲不斷，我們似乎每天都在忙着逃警報，而那時的爸爸正是年青力壯之時，每在炸彈爆炸聲稍停，警報尚未解除之時，就率先奔赴現場，指揮搶救車站的損失，毫不以自身之安危為虞。每天忘時的工作，使他的痔瘡宿疾不時發作，流血不止，有時不僅衣褲盡赤，連椅墊也受波及，而戰時的醫藥匱乏，使他得不到適時的治療，但他毫不以為意，忍痛工作，並不因之稍懈。因此，他的苦幹與才能，深得上司的賞識，二年之內，由課長而襄理而協理。在那段時間該是爸爸一生中最得意的時刻了，不但工作順心，層峯激賞，而且似乎也沒有很多小人從中作梗之事發生，所以能夠盡量發揮他的才幹，事業做得有聲有色，因而贏得同事們普遍的欽佩，在我那時幼小的心靈中也種下了他留給我的那英雄偶像的影子，而那時的爸爸不過才廿九歲而已。

在我七歲那年，全家又由福建回到了上海，先暫住靜安寺路中行別墅外公家，後來戰況吃緊，隨外公全家搬入英租界，那時爸爸已隻身遠赴昆明轉往緬甸臘戍，為政府辦理後方運輸。因那時日寇已完全封鎖我沿海各省通往重慶之補給路線，致滇緬公路成了唯一的外援軍用物資的孔道，日軍空襲不斷，其危險程度當可想見，而爸爸就這樣出生入死地埋頭苦幹了

三年。不久，抗戰勝利，爸爸奉令來臺籌創公路局，於當年十月下旬即會同首批接收人員先行赴臺，而我們母子三人也在翌年三月廿日搭乘招商局之「海宙」輪來臺團聚。記得我們是在基隆上岸，然後搭車抵達臺北，那時的臺北市，除了「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之外，可真算是一片荒涼，再加上語言上的困難，大家都感不慣。但是爸爸因重任在身，不但每天在辦公時間忙碌異常，即連返家後除吃飯時間外，總是埋首書桌，苦思精擬創局計劃，如此連續達半年之久，從未稍解。我當時雖僅十一歲，但猶記得每當我午夜夢迴，總見爸爸書房仍燈火通明，漏夜趕工，公路局終於在爸爸這樣殫竭心智的策劃之下，於民國卅五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立。

臺灣省公路局雖從最初的一無所有開始，而擬定組織編制，營業計劃，銀行貸款，甚至選定局本部及車站地址等瑣事，直到正式成立為止，幾乎全都是爸爸一人在負責籌劃，奔走，但到了正式成立之時，却只被派任副職，可是我却很少聽到爸爸有任何怨言，一直都視局如家，每天仍不顧一切地為擴展運輸業務而全無保留地獻出他全部的心力。臺灣在日據時代，原無公路局之組織，只有一個汽車管理處，係鐵路局之附屬單位。爸爸受命創局以後就以從鐵路局接管過來的幾輛舊車開始，勉強改為客車，再與幾位同事搭這種改裝的客車，跑遍臺北近郊各城鎮，計算里程、行車時間，並選覓各地的站址，再擬定行車時間表及票價，招考駕駛員及行車售票員，各事就緒後，從臺北到基隆的公路局的第一班班車，正式開出，記得那天天下大雨，爸爸身披雨衣與幾位同事親赴火車站延攬旅客免費試坐，以為公路局作宣傳。自此以後，業務漸漸發展，全省公路網也終於順利建立了。看到今天臺灣公路運輸的蓬勃氣象，不由使我想起當年爸爸與幾位同事韋路籃縷，胼手胝足的辛苦經營的情形，使我感慨萬千，關於其中詳細過程，在爸爸退休後手撰的「佈局記」中，已有詳細記載，我也不再在此重複。

從民國卅五年公路局成立開始，直到民國五十五年離開，爸爸在公路局前後共工作了廿年，可說將他一生的黃金時代全部貢獻給了公路局。而路局雖歷經改組，但他擔任的始終都是副職，爸爸却廿年如一日，一直都在不懈地耕耘，從不稍遺餘力，記得有時遇到不如意的事，雖偶然也會發幾句牢騷，但幾分鐘後，就又見他埋首書桌，批閱起公文來了。爸爸的這種不計名利，與敬業、樂業的精神，對我以後的個性發展，實在有着極深的影響。

民國五十五年，爸爸奉令轉長臺航，當時的臺航，由於歷年虧損，欲振乏力，有如「爛攤」一個。而當局之所以要找爸爸出來整頓的原因，大約是看中了他的才幹，不畏艱苦的精神，與敢作敢為大刀潤斧的性格。當然也顯示了上峯對爸爸的器重，所以就又激發起他的自信與雄心，毅然接手接下了這顆「燙山芋」。由於他的經驗，加上敏銳的觀察與正確的判斷，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找出了癥結之所在，於是不顧開罪於人，為臺航制定了一套嶄新的制度；不但注意公司的「節流」，更將重心放在「開源」上。由於判斷的正確，臺航不久就開始轉虧為盈，呈現出了一片復興的氣象，直到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他自請退休奉准為止，臺航公司始終是省府屬下的營利機構之一。在爸爸手著的「復航記」中對這段改革的經過，有着極詳盡的記載。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我家發生了第一次的最大不幸事件，萬惡的癌細胞竟奪走了我家的中心人物——一向刻苦持家，相夫教子，對我家有着最大貢獻的媽媽的生命！這個沉重的打擊不但使我兄弟妯娌極度傷心，更使得一向樂觀、自信，將全付心力貢獻給工作的爸爸受到了一個致命的創傷。我那時因媽媽病重，為爸爸電召由美返臺侍奉，放下了尚未完成的學業及為康州政府督造八四號州際公路的工作，匆匆返臺，乃有機會服侍了媽媽最後六個月的時間。同時也目睹了爸爸因受到了這個沉重打擊

後而意志消沉，整天沉默寡言的轉變，乃進勸提早退休，以便能來美頤養天年。同時，那時的臺航已由「燙山芋」變成「搖錢樹」，想問津於現成者不乏人在。而當初爸爸大刀濶斧整頓臺航時，一批失意的小人也趁機落井下石，惡意造謠誣陷，使得爸爸極度灰心，乃不願上峯之挽留決心退休，不久即來美與我們團聚。我那時已畢業康大，在新澤西州工作。而弟弟則供職華府，兩地相距僅二百哩，故全家團聚機會頗多。爸爸在這段時間倒也享了一點天倫之樂，那時爸爸住在我家的時間較多，附近有陳廣沅、劉軒吾兩位老伯的家均距我處不遠，且在紐約城也有王元衡、沈兆龍等各位伯伯，都是交大校友，時相來往，還不致使他太感寂寞。每逢週末，如沒有應酬，總要我與麗琴陪去紐約中國城，找家合口味的飯店，吃頓中國飯，或者看場中國電影，有時興緻好，也要我們陪去附近玩玩賽馬，遊覽附近名勝並晒曬太陽。如遇天氣不佳，就在家中欣賞電視；爸爸對各項運動節目興趣特高，一看往往就是整個下午。在平時我們去上班，爸爸有時也獨自跑去附近新州州立大學圖書館去看書報，或者約陳、劉二位老伯伯母打打小牌，至夏秋之際，除了自動幫忙割草整院外，還由劉伯伯協助，在後院闢了一個小小的菜圃，種了不同的數種中國蔬菜，每天除草，去蟲，施肥，也很能打發時間，到了收成時更是興高采烈。當然有時難免也會感到寂寞，乃常一人出去訪友，因為爸爸英文好，所以住在美國並無語言上的任何困難，而且我有位堂妹，一家也住在不遠處，所以家大伯也常來新州，他們兩老兄弟相聚，共談往事，其樂也陶陶。有時爸爸偶與我閒談臺灣的舊事，我總是深深地為他不平，可是爸爸總是勸誡我切不可「一葉知秋」自命聰明的方法來判斷所有的事情，反勸我自己做人做事都不可鋒芒太露，以招人妒，才是保身之道！想到爸爸在這樣的環境下，為了養育我們，為了維持這個家，辛勤工作了四十多年，不知受了多少委屈還少有怨言，也不減其愛國之赤忱，這點實在使我敬服不已！

爸爸自從退休來美後，一住三年多，雖在美國的生活也別有風味，但他的國族觀念特強，對很多異邦的習俗，都覺不慣。正好這時交通當局要想好好整頓臺北市繁亂的交通，要物色適當的人選來主持其事，於是就想到了爸爸，當他們來探詢爸爸的意思時，爸爸就找了我與麗琴商量，他自覺身體尚健，精神也不錯，正好再為國家做點事，而我則以為爸爸年事漸高，而且已經退休，這一生的建樹，已足以對得起國家社會而可無憾，似不宜再出山任此艱巨。討論了很久，因見爸爸鞠躬盡瘁之意甚堅，我乃建議如決定要回去，應在回去之前先在此做一個健康檢查。爸爸當即同意，不料這次的體檢，竟發現了他已身罹絕症尚不自知，跟着就是一連串的開刀、治療，最後惡疾還奪取了他的生命！

就在民國六十六年，爸爸準備作返國前體檢之前一個月，我在明尼蘇達州得到了一個較好的工作機會，使我煞費躊躇，當然為我前途着想，我是不該多作考慮而應立刻接受下來的，但是那個新的職位的工作地點是在「國際瀑布城」(International Falls)是一個純工業的小城，人口約萬餘，且無國人居住該處，而該城位於明州極北，天寒地凍可以預期，很怕將來爸爸會住不慣。但爸爸則力勸我應以前途為重，而麗琴與致福也持同一態度，所以我乃決定接受新職，於是年三月廿九日就離家單身上路，麗琴則仍陪侍爸爸暫住新州，等房子售出後再舉家搬來明州團聚。我到達明州後，每星期總與家中通數次電話，知道爸爸返臺事已在積極準備，同時體檢也在進行，一切似乎很好。我在五月廿九日美國國殤日前一天返新州渡假時，爸爸告我醫生已作了初步檢查，情況很好，但他因自覺近半年來胃腸總有點不舒服，故決定再找腸胃科醫生一查，第一個星期內的消息是：「仍查不出什麼毛病，醫生決定要爸爸住院詳查，正在等待病房云云」。於是我開始有點不祥的預感。到了六月十日的晚上，麗琴忽來電話，告訴我說：「醫生已在爸爸的左腎上發現長有一個性質不詳的瘤，該瘤

向上滋長，觸及胃之底部，故導至胃部不適，現醫生已決定在十四日開刀切除以杜後患云云。」我聽了有如晴天霹靂，抓住電話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但麗琴則說爸爸本人現在很鎮靜，並囑我也勿緊張好好工作。我當時因才渡假返工不久，而且加入公司僅二個多月，實在不易再啓口請假，真不知該如何是好？因我知道爸爸將在十一日返家整理行裝，並與麗琴慶祝生日，故我第二天再打電話回去親詢爸爸情況，他一口否決我再東返之意，並再三囑我以工作爲重，語調似極輕鬆而自信，但爸爸對我的愛與事業的關心，令我感動得眩然淚下。最後決定，手術那天由致福前來伺候。

以後的二天，我簡直魂不守舍，坐立不安，但打電話到醫院與爸爸和麗琴通話，發覺他們都很鎮定，所以我除了日夜均在禱告上蒼保我爸爸無恙外，實在也做不了什麼，十四日那天，我在上班時間，寸步不敢離開辦公室，惟恐有電話來找我不到，但一直都訊息杳然，打電話去醫院，護士告爸爸已於下午一時入手術間，現在大約手術已完成，但尚未返回病房，情況不明云。直等到當天深夜十一時許，致福匆忙來了個電話，告「全部手術係於下午四時許完成，但爸爸一直在恢復室，直到剛才才醒過來，現已回到病房，但仍未完全清醒。爸爸因身體好，故雖經大手術，並未輸血，惟瘤經切片，查出係惡性，幸未破裂，亦未波及附近器官，一切尚佳，亦不需要作進一步之治療云云」。我聽了之後心方稍釋。熬到七月四日，美國國慶，因係長週末，公司另外又給了我二天特別假，所以我又返回東部向爸爸叩安，見爸爸那時已大致恢復，人瘦了很多，胃口亦不如以前之好，但據告醫生已確定該瘤並未蔓延，故目前只需靜養即可。我曾親陪爸爸去見主治醫師，所告亦相同，心中大喜，以爲是好現象。假滿後即又返明州工作。我第三次回新州是美國勞工節假期，那時我在新州的舊居，已有了買主，並已訂了在十月下旬移交，故此次返家之目的除了探視爸爸外，並要與麗琴商討搬家之步驟及計劃，俾可通知公司當局派人前來

主理。不料一下飛機，就見到了爸爸，麗琴及致福全家一同來接，至爲興奮。爸爸精神已大致恢復，只是胃口仍不太好，診醫多次，均不見效，我心中不由又起了陰影。我北返後不久，爸爸就在十月上旬先南下到致福家暫住，麗琴則獨自在新州先整理私人重要物件之包裝。我十月十八日返回搬家時，爸爸還特地在廿二日專程北上，因那時我們舊家中傢俱各物均已上了車，故只有在附近之假日旅店相聚了二天，並一同參加了陳、劉二位老伯伯母所賜的送行宴。廿四日在離開之前，爸爸還特別提出要去舊屋作最後之巡禮，爸爸的念舊的感情，由此可見一斑！我們一車三人，離開了居住四年的新州，於當晚抵達致福家，留下了爸爸，我與麗琴第二天就開始了北上的旅途。此後不時在電話與家書中向爸爸請安，並報告我們的近況。也從爸爸來信中得知他的胃口始終未能恢復，胃脹與便秘仍一直在困擾着他，正由致福侍同覓醫檢查中。不料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夜晚，忽得致福來電，告以爸爸業經醫生查出有嚴重之腸閉塞現象，已決定翌日開刀治療！我心知不妙，但兩地相距太遠，已不及趕去。第二天晚上又得致福電話，告醫生已切除了爸爸完全閉塞之大腸十六吋，發現腸中亦有癌胞，並已有蔓延之勢，情況嚴重，醫生均不表樂觀云云。我們聽了真是心如刀割，但除了日夜爲爸爸祈求平安之外，實在也無可盡力之處。我們曾於是年年底趁耶誕及新年假期，去致福家陪侍了爸爸十天之久，那時爸爸因爲在過去半年內，二次大手術，又接受了化學治療，致胃口毫無，體重銳降，看到了心中至爲難過。但他見到了我們後，心情似較好，並曾一同出外吃燒餅油條及晚餐。至去年三月底，情況一度不佳，我曾在四月初再獨自東去叩視，見爸爸已瘦得形銷骨立，心中至感悲傷，但至五月底，情況似又變好，於是我兄弟妯娌四人決定假美國國殤紀念日之假期，爲爸爸補做甫過才二星期之七十大壽。屆時我與麗琴駕車東去，先於廿九日在華府京川飯店宴客一桌，復於卅日先侍父北上，到達新州後即往拜候陳廣沅老

伯伯母，又再訪劉軒吾老伯伯母，他們老友重見，親熱異常，因為第二天要在紐約宴客，故當夜未能多談，即侍爸爸往旅店休息。翌午，致福一家來到，遂於是夜在紐約市上城彭園大酒家設宴二桌，為爸爸做壽，到有陳廣沅老伯伯母，劉軒吾老伯伯母，丁士雄老伯伯母，王元衡老伯伯母，沈兆龍老伯伯母，均係爸爸交大同學，另外尚有堂兄致祿大哥及堂妹鎮及妹夫黃昭麟君和二位甥男女，加上我家七人，筵開二桌，頗為熱鬧，爸爸那天精神很好，胃口亦佳，當夜盡歡而散。第二天我們與致福一家就分道返家，爸爸則還在劉伯伯家住了幾天才回華府。到了是年七月中旬，爸爸又單獨搭乘火車返回新州參加慶祝陳老伯之八秩大慶盛會，但當時精神、體力均已極差，在劉伯伯家住不久，即由致福育珊接返。八月間我與麗琴決定迎父來此療養，換換環境，或可有利於健康之恢復，乃由麗琴先獨飛華府，於十七日侍父飛抵明州首府聖保羅城機場，我開車往接，見爸爸由服務人員以輪椅推出機門，瘦得完全脫了型，我心中極度難過，趨前請安後，即先赴旅店休息。因聖城距我住地有六小時多的汽車路程，恐爸爸甫下飛機再長途旅行太久，會吃不消。但到了那天晚上，爸爸精神好像又好了一點，要我們陪他去城裡吃中國飯，於是我們就找了一家純中國式的餐館，還特地為爸爸點了一個列為當地的名產的湖魚，因為爸爸平時最嗜海鮮，以為一定能增加他的食慾，不料他淺嗜即止，胃口至差。十八日一早就驅車回國際瀑布城，之後爸爸的精神、胃口就一直不見好轉。到了廿日，爸爸忽提議要我陪他開車去市區中兜一圈，並想看看我正在建造中的房子，但因當天正下小雨，我們怕爸爸着了涼，乃勸改天再去，誰知自那天以後，爸爸的健康就每況日下，直到他過世，我始終沒有機會來實踐我的諾言，如今思來，追悔莫及！

爸爸的病，自來我處以前就已相當嚴重，到此以後不幾天就開始水瀉，我見情況嚴重，與麗琴商量後，乃不顧爸爸的反對，召來救護車送爸

爸入醫院急診室，經醫生X光檢查，疑癌胞已入胃，竟對我等宣告絕望！但我對醫生之病情分析與判斷始終存有懷疑，故與院方商妥於十月五日從距此約一百六十哩之大城德魯斯請來了一位胃腸專科醫生，他用胃鏡細看了很久，發覺癌細胞並未入胃，但胃與腸間似有潰瘍，致通道有阻塞現象，必須用手術去除阻擋物即可解除目前之種種不適現象。聞之父子兩人喜極而泣。但醫生以爸爸當時的體力，已不可能再接受手術，又因食物無法入腸，食補也不可能見效，唯一方法只有送去德城大醫院，用新發明之高單位營養素靜脈注射法，以圖恢復爸爸的體力，才能考慮動手術問題。醫生離去後，爸爸倦極昏昏入睡，不久即醒，見我仍在旁邊，乃問我剛才醫生是否說了「癌胞並未入胃？」，我答以「是」，他自語說：「真以為剛才是在做夢」！可見爸爸雖病得極重，尚未失去他的鬪志。我回去弄了點火腿雞湯帶去醫院，爸爸也有了點胃口，吃了一小杯，就又再睡去。我與麗琴、致福、育珊商量結果，認為不能再耽擱，遂決定在十月七日星期六送爸爸去德城，於是那天一早，我們趕到了醫院，爸爸已由護士長準備妥當，由她親陪爸爸坐上醫院救護車，我與麗琴在後開車相隨，住進了德城聖路克醫院的六二〇號病房。不久醫生來到開始為爸爸注射特別處方的高單位營養素，針頭係由鎖骨間之靜脈注入，爸爸強忍痛苦，不吭一聲，而我在旁見了，心中難過不已。

爸爸這次在我處的大病，終於不治，對我說來，是一件終身難忘的痛苦與不幸。自從去年八月十七日爸爸蒞臨明州養病時起到十月十三日爸爸棄養時為止，在這段近二個月的時間，我經常都陪侍左右。我的上司很瞭解我的為人及我當時內心的焦慮，所以我每天除清早，中午，及下午下班後各去醫院一次外，其餘在上午及下午之「咖啡」時間，也都去醫院。萬城係一小城，醫院距我公司不過五分鐘的行車時間，但我上午的咖啡時間去醫院的目的，是要趁主治醫生例行巡視病房的時候向他報告爸爸前一天

的情況，並徵詢他對病情發展的意見，所以花的時間較長。而我的上司不但不干涉，反向我表示「有急事儘可放心離開，公司中有要緊事件他會來找我」，外國人如此通人情，看是很難得，後來爸爸病故，他又特地另給我兩個星期假期，以便護靈返臺，使我對他感激不已，特在此順便一提。

我從小就有記日記的習慣，這是爸爸對我們的要求之一，他本人則自中學起到他逝世止，日記從未間斷，即使病危手抖，無法親自動筆，亦必囑我或麗琴在日記簿上記下當天各事，如「X光胸腔，呼吸不暢等」。而家中之重要節日及各近親的重要日子如生日或結婚紀念等，他從來不會遺忘，可見他爲人做事的恆心與自律之嚴。我的日記係由高中開始，後來去了泰國第二年就因故停寫。但這次爸爸生病，我又在那段時間恢復了每天寫侍疾的日記，所以本文之所有日期地點，大多由該記錄中取來，特寫出來作紀念。

爸爸的性子很急，尤其在公事上更是不容有絲毫的拖延與敷衍，而在私底下却是一位極風趣而富有同情心與人情味的人，相信凡與他共事較久的人，一定會明瞭他的個性。他在公事上對大家要求至嚴，從不假詞色，但每有機會爲屬下爭待遇爭福利時，則往往不惜與上峯爭得面紅耳赤，不成功不停止。而同事有困難時，也總及時加以援手。他對自身的享受，除了往時愛吃幾個媽媽親手做的精緻小菜之外，對其他毫不講究，而且很節省。自從民國五十六年在媽媽的勸告下戒了香烟後，可說是烟酒不沾。他平時最大的享受就是邀上幾位知己朋友，來個幾圈衛生麻將，一面打牌，一面說笑，也只有在這時，可使他忘掉一切公事上的煩惱、委屈，而進入一個無憂無慮的境界。他對於工作，一直都抱有無比的熱忱，不論它的本身是如何艱巨，責任是如何重大，都不在他的考慮之中。只要他應承下來的事，就勇往直前，義無反顧，不完成任務決不放棄。觀諸公路局的創立與臺航的復興，就是兩個最典型的例子。記得在他接長臺航後不久，

幾經研究，決定向省府當局提出了前所未聞的「特佣」制度，以爲臺航開源計劃之一種手段，這提案一報上去，即蒙批准實施。但他屬下的同事却都爲他捏把冷汗，紛紛進言此事責任太大，切不可行！那時我也正好在臺北，於是也有人來找我，細訴此事之利害，與將來可能發生之麻煩，我當時亦頗同意此事執行之困難，及被蒙冤可能性之高，乃覓機向爸爸進言，但他對我說：「目前臺航之財務狀況，已瀕臨絕境，我雖對公司內外節流方面，有了全面改革之計劃，但僅賴節流仍不足以挽救臺航財務崩潰之命運，要復興臺航，必需開源，而開源則難免與民營航業公司正面爭取貨源，故「特佣」乃屬一對症之良藥。此事上峯已批准，我也已令專人小心辦理，而我自己一生清白，自問俯仰均無愧於國家與祖宗，但求達成上峯交下的任務，而且此項費用我全不經手，僅在行政上負有當然的責任。目前我既已接下了政府的委令，又怎能連這點責任都不敢負？我生平最恨尸位素饜，現在一切我只知憑我的良心，憑我的判斷去盡力而爲，我相信這個方法一定能成功地挽回臺航的命運。而且如以做生意的眼光來看，花掉一塊錢而能賺回十塊錢，又有什麼錯？我一生也不知已受了多少誣陷，只要我自問對得起我的良心，又有什麼可猶豫的？」這篇話使我聽了深受感動，而且對爸爸的不計個人毀譽，全力從公的精神，更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臺航在爸爸的大刀潤斧的改革與創新之政策下，果然不久就已轉虧爲盈，於是他又全力向人事行政局提出要求要大幅提高員工待遇與福利，也蒙批准。於是一片復興的喜氣一直籠罩着臺航。後來他果然被小人挾私怨誣告，主題就是這特佣制度，後雖經調查局查出所告不實且完全與爸爸無關，但他對世事人心之險詐已相當灰心，再加上媽媽的去世，乃決心退休。

爸爸對我兄弟的管教，一向極嚴，在家中什麼事都得做，就算有佣

人，而敬客的茶烟仍非我們兄弟親自動手不可，宴客時爲長輩、客人盛飯，更是我們份內之事，爸媽每次出門前，我們必須擦掉他們鞋上的灰塵，直到爸爸退休來到了美國，我們還是改不了這個習慣，有時外人見了也不由會有點奇怪，其實這都是爸媽從小給我們的訓練的一部分。他曾說：「我們錢家是不出大少爺的！」可見他叫我們做這些事不過是避免我們養成纨绔子弟的習氣而已。

我在五歲時，爸爸就開始教我背數學的九九表，又在我九歲時鼓勵我看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所以我自小學起在算術及國文方面，就比一般同齡的學童稍具基礎，這對我以後的升學，極有幫助，想起來真不得不感激他老人家在我身上所花的心血。在民國四十二年，我正要投考大學的那一年，爸爸正巧在三月間奉派赴美國考察交通運輸一年，臨走時，極以我的大學入學試爲念，後來我總算沒有辜負了他的期望，順利地進了臺大土木工程系，其中得力沈兆龍伯伯與莊毓環伯伯考前在數理方面給了我不少指導，居功至偉。這大約是我唯一沒令爸爸失望的事情了。

我大學畢業後，被分發到屏東東港的空軍預校接受預官的基本訓練，因那時尚未實施暑期集訓及成功嶺的預官營之政策，所以我們那一期的都吃足苦頭，伙食差，而我又喜愛籃球，參加了球隊，每日除出操外，還要打球，弄得真是精疲力盡，東港地處濱海，入夜後雖在八月炎夏，仍寒風刺骨，因白天太累，營養又差，一覺睡了往往不知醒來蓋被，所以到了我入伍訓及專業訓受完，正式服役也將完成之時，忽得了極嚴重的風濕關節炎，苦痛不堪。醫生再三警告我短期內決不能出國，但我那時早已辦好了密歇根大學的入學手續，受此折磨，乃不得不決定放棄，先醫病再說。過了約半年，稍能行動，心想不如先在國內做幾年事再說，也可得些經驗。所以主意打定，就找機會向爸爸報告我的計劃，他聽了立即同意，並叫我立刻準備參加在一個多月後政府舉辦的就業考試。到時一個人拐着腿

去臺中參加爲期二天的考試，幸獲提名，分發到了公路局，就在道路課工作了二年。其實當時如爸爸肯向公路局招呼一下，我立刻不必考試就可進入工作，可是他雖曾經爲很多友人的情托打過這樣的招呼，但在自己的兒子身上却決不肯爲。我想他大約是不願養成子輩的依賴性才如此做的。我在公路局工作了二年，腿痛漸好，這時正好泰國的儲炳耀伯伯、伯母來臺渡假，就介紹我進入他服務的那家丹麥公司（Christiani & Nielsen (Thai) Ltd.）去當工程師。

泰國的那家丹麥公司，當年在泰國是首屈一指的大工程公司，我自一九六一年六月加入，直到一九六七年在泰國自己創業爲止，共做了六整年，真是學到了不少東西。那時爸爸幾乎每年都奉派代表國家來泰參加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ECAFE）的交通會議，有時媽媽也同來，見到我在泰國工作得還有點成績，都很高興。而且我每二年可得公司給假二個月及往返臺灣之機票一張，所以雖然與爸媽分居於臺、泰兩地，但每年至少總有一次相聚的機會，一九六五年爸爸的腿傷及膽病，一九六七年媽媽的開刀，我都有機會在榻旁伺候，所以我與爸媽的感情也特別深厚。

爸爸自臺灣退休來美後，多數時日住在我家，我那兩年正好因工作不如意致病痛特多；直腸手術，眼睛又莫明原因的紅腫數次，幾致失明，在將赴明州就新職時又因腎結石入院手術。每次診醫時，爸爸一定堅持躬親陪往，並要一同進入診室向醫生詳詢情況，我入院手術時則每天至少有大半天都在榻邊陪我，這種父子之情美國人很難瞭解，所以有時我也感到有點窘迫。但如今我又多希望在病中能有爸爸在身邊給予我慈暉與關切呢！後來爸爸在我處病重，有時昏睡醒來，如見我在身邊，總會很關心的叫我回去好好吃頓飯，休息一下，然後就又很安心地再度入睡。如他醒了發現我不在，他一定會問護士我有未來過？有未累倒？父子之間可說是相依爲命。他對麗琴亦極喜愛，待之有若己女，而麗琴亦視爸爸爲己父，初時醫

院中人不知詳情，還以為麗琴是爸爸的女兒，後來弄清楚了，都對我們中國家庭之倫理親情，發出無比的傾慕，使當時病重的爸爸亦以此而自豪，因為他至少已證實了我們雖在美國日久，到底仍未被「美化」，因為這正是他最關心也是最執心的一件事。

爸爸對他的母校交大，具有一種無法形容的熱愛，凡是有關校友會的事，他一定盡量出力。記得臺灣光復不久，那時已來臺的交大校友還不多，但他與幾位校友伯伯們却發起了組織校友會，他自任總幹事，籌劃第一屆旅臺同學之聚會，每天都見他忙進忙出，極為起勁。但那時物資匱乏，到了會期的前一天，還買不到現今用來剪貼橫幅的那種彩紙，他曾為這事與先姨父唐振式君二人商量了很久，決定請人來寫，那時正好爸爸有位山東籍的朋友劉鑑明伯伯，寫得一手好大字，那個「第一屆交大校友旅臺分會」的幾個大字，就是出諸他的手筆。開會那天，由臺灣中南部及東部趕來參加的校友與眷屬，竟達數百人，把個中山堂光復廳擠得滿滿地，可見交大的同學的團結精神，使爸爸很感安慰。當然那次聚會也很成功。還記得在餘興節目時，有位較年青的校友前輩，表演了一手氣功，他把裝在清水缸內的三條金魚，用水活吞下去，然後再運氣一一逼出來，魚還都是活的，我那時年紀雖小，但對這一幕印象至深，相信當年曾參加第一屆旅臺校友會的各位前輩或者還能記得這事。

爸爸的為人，讀書，做事，都是一絲不苟，有着他自己的原則；他在交大上海分校鐵道管理系讀了四年大學，得了八個第一名，畢業總成績達九十二分以上，聽說在當時的規定，交大第一名畢業的學生向例是由政府保送赴美留學的，爸爸因為知道那時先祖父的財力有限，不可能由家中送他出去深造，故而埋首苦讀，締造出了記錄佳績，但當時是汪精衛任行政院長，結果他把公費保送了他私人親戚出去了，使爸爸很失望。後來眼見自費留學的人回來後都飛黃騰達，更是灰心，這是他一生的憾事之一，

每次他與我們談起來，仍充滿失望之情。其實以爸爸的能力，學問與中、英、數的造詣，他的事業成就當遠超於此，只是他太耿直，太不苟，又不善鑽營，所以一生雖也做了不少事，但我總仍為他感到委屈。爸爸為人一絲不苟，我可以舉個例子來證明。從我大學畢業開始工作時起，我每月都規定要把所得的四分之一，來貼補家用，另有一筆錢是給爸爸媽媽的月敬。其實我那時住在家中，零用極有限，就自動把剩下的也交給爸媽作為額外的孝敬。後來到了泰國，月敬及孝敬仍是繼續。等我決定來美時，爸爸交給我一個清單，原來他把我每月的額外孝敬都存在銀行，現在全數還給我作為我留美的生活費用，我不肯要，但他說「月敬歸月敬，我照受不誤，這額外的錢，本是你辛苦賺來的，我當時收下的目的就是要留給你將來留學之用，我這輩子沒留成學，至為遺憾，希望你與弟弟能出去為我家揚眉吐氣！」。我當時真是感動得不能形容。後來爸爸退休來美，因已無收入；所以我與致福每月的月敬就加倍奉上，他也照收，但他每次叫我們代買東西，小至寄一封信，都一角一分錢算得清清楚楚，我常認為父子間這樣算法，似太見外，但他說：「你難道還不知道爸爸做事的原則與脾氣嗎？」，所以我也只好照收。他在臺灣做了廿八年公務員，又是首批派來接收的人員，可是退休了仍住公家宿舍，連房子都沒有一幢，別人都覺奇怪。

爸爸平生清廉自持，家中的經濟狀況一向都很不好，尤其在來臺開始的十多年中，我兄弟年幼，身體不好，媽媽也體弱多病，家庭的擔子都是爸爸一人挑起。那時他為了想多賺點錢，改善家計，有段時間曾不辭勞苦，每天都到基隆去主持日肥之疏導，有次還因此扭傷了腳踝。又有一次在大風雨中歸來時遺失了他僅有的一枝銀套派克鋼筆，為此悵悵了好幾天。後來又去成大兼課，每週都僕僕風塵於縱貫鐵路上，勞累可知！這情況一直到致福出國留學，我赴泰工作後才漸有改善。種種類此之往事，實



一九七七年全家歡度新年，攝於華府致福寓所。
時慈母已逝世五年。

在罄竹難盡，而今思來，歷歷在目。親恩似海，又怎奈「子欲養而親不在？」，而我的思親之情，正猶如「樹欲靜而風不止」，這種痛苦與悵憾勢將永伴我此生而無已時矣！今天如用陽曆計算，正好是爸爸離開我們一週年整，在這個忌日，我恭坐在供奉爸媽遺容的書房中，緬懷往事，含淚完成此文，想到爸爸媽媽生前對我們的慈愛，令我淚濕衣襟者數次。我謹在此向我最敬愛的爸爸媽媽保證，今後我一定會秉承慈訓，實踐力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努力為家為國爭取榮譽，我決不會忘本，也決不會忘記您們對我的期望，希望爸媽在天上保佑我奮鬥成功。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

於明尼蘇達州
國際瀑布城

父親的愛

錢致福

一個溽暑的星期天上午，我帶着兩個孩子，坐在書桌邊，教他們算術與代數。「李先生今年四十歲，他的兒子十五歲。幾年後，李先生的年齡是他兒子的兩倍？」當我靜候女兒在專注地排列計算方程式的時候，不禁興起了對父親的懷念。卅年前的兒時生活又一幕幕地浮現在腦際。這一類的「年齡問題」正是當年父親每個星期天不憚其煩地教我兄弟兩人四則應用題的題材之一。每一類的問題，他總用以簡馭繁的方法，引用有趣的實例和譬喻來講解，使我覺得興趣盎然，也就會自動地再作深一步的探討。讀書和求知的習慣，就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養成了。父親這份無形無價的愛，真是韻味雋永。面對着孩子，回憶到父親的音容，不禁黯然神傷。往事歷歷如繪地湧上心頭。

民國卅七年的夏天，我報考臺北成功中學的初中。應考那天，父親特請假親自陪我前往。那時考場的設備簡陋，陪考的家長都佇候在露天操場中。父親任烈陽的烤曬，給我精神上的鼓勵與撫慰。我每次步出考場的時候，總看到父親在引頸盼望，又為我準備冰菓汁解渴，心中頓覺安全與自信。放榜那天，父親帶着我去校門等候。我總算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榜上有名。記得父親在榜上找到我的名字時，興奮得把我抱了起來，指給我看自己的名字。對一個未及十一歲的孩子來說，上榜似乎遠不及博得父親的歡心重要。我體會到讀書能使爸爸高興，因此進了初中以後，就一直勤奮用功。

在我的兒時記憶中，家中的經濟情形一向不裕。可是一家四人甘苦共嘗，生活却充滿了情趣。我剛進初中的那年，父親每天下午都犧牲了午